

随想录

不辞

龚静

寒露已经过了,九月初九重阳了,那从八仙花的花朵竟然还未全然地凋谢。是的,它是萎谢了,低首俯就几乎委地,花朵之色早已驳杂,从粉蓝粉白粉嫩的粉嫩,渐渐色深、色芜,乃至如今已然无法确定颜色,花叶的边缘有如火烧过后的焦痕,可是,曾经花朵的形状就是在那里,就是不全然地离开,就是不好看也不回避,和也不那么沃若的叶子同在。

本来也就是开花时看到这簇绣球,对,绣球又名八仙花,簇簇拥拥粉粉嫩嫩的,和春天不消说很配,和夏天也搭,轻盈之色减弱了孟夏之酷热。于是,每天早晨从厨房窗口必然要望望它,煮饭烧水时也习惯性望一望,看它本分地粉嫩,是重建了粉嫩的纯粹,而不必涂脂抹粉或努力装扮。然而,也就是吾等单向度的凝望罢了。八仙花并不会介意谁在关注它,连院子的主人都很少露面,落地门是每时每刻紧闭的,偶尔窗帘半开,已经算是主人目光的眷顾了,八仙花完完全全野蛮生长,只不过围栏一截使之仿佛圈养,实在是圈而不受养,唯有自疼自顾,以及上苍毫无偏爱的雨水阳光罢了。

本来也就是随意地看看。家里不种花。曾经弄弄过,茉莉月季米兰,栀子兰花石榴,然而心力精力所费不够,花总是开不好,不是降温照顾不周而冻僵,就是盛放一季而终了,或者肥料浇灌等各种不妥当,无奈看着一盆好生生的花日复一日地朱颜改。大概暂时和养花无缘,那就不勉强了,只种些简单绿植,绿萝好几年了,露草也多季了,有时切半截山芋开出绿叶,也能看很久。近年有送花上门的APP,也曾看过,价格不贵,每周一次快递送达,只是鲜花品种随商家组合。如此每周似乎也有个芳菲之期,不过数次下来,感觉花质一般,包装倒是一堆,塑料纸、牛皮纸、牛皮纸盒,还有麻绳小卡片之类,拆包、修剪,一瓶花,一叠废弃物,实在觉得不环保,就不再订购了。周遭绿树花草四季应时,当然不如植物园

温室丰盛,也是够了,好花不在多,每天看看就好。其他的花开过了,也看过了,不住于心。曾经住在心里的那株桃花几年前销魂而去了,也就不那么让花草住进身心了(就是那棵像倪瓒画中的树也与之保持着君子之交,虽然每年冬天是必然常常去看的),免得挂心,也免得因挂心而心痛。

但,心无挂碍是修行之境,世间住,总有挂碍。还是牵挂了八仙花。看过它的最美,看过它一天天的憔悴和衰,本来颇不忍看它的败,但几个月下来,恰恰欣赏起它的败来,败得自然、应当、本分,败得不惆怅不伤感,败得甚至朗朗然。没人照料,无妨。乏人欣赏,无妨。自顾自地清丽粉嫩着,自顾自地衰微破败着,晚来风急,不必去敌,就让花色斑驳,就让花叶萎靡,一朵一朵凋谢着,不急不慢。

尝有诗言“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五代·冯延巳),此处“不辞”以“不避”解,窃以为更做“不惜、不关心”之解吧。其实不过正话反说吧,伤春病秋,借酒浇愁,也不管镜子里的容颜究竟如何了?怎能不惜呢?真正是更惜了呢。春来秋去,“平林新月”年年有,自然更要惜了容颜春夏秋冬,所谓愁也算是世事无常之喟叹。八仙花倒是真正“不辞”的,既不惜自身一朵花是娇艳还是衰败,也是“不辞辛劳”,定心做一株八仙花的本分,究竟如何命运,早已心甘情愿交给了空气、阳光、水。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不辞,虽然八仙花的身住在小小院落的一角,它的内在却是不住的,既努力地开花,也安详地凋谢。不过,说到底这些都是人之挂碍,人之所思罢了。如果植物会说话,也许八仙花也会抱怨无人看顾?又也许朗然一笑,飘然而逝?谁晓得呢。

如何究竟何必究竟。就陪它到最后,看曾经粉团团的花到底几时彻底地零落成泥,几时埋下身子,猫冬,期待下一轮。



上海静安雕塑公园一景 陈启宇/摄

王兴记石作

杨培怡

孔庙门前学潭路上,有象征孔夫子72位弟子的石狮子。它们神态各异,姿态万千,令游人纷纷驻足,叹为观止。其实原来的石狮子,历经风化雨蚀,到了解放初,有些已经缺胳膊少腿破旧不堪。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经过能工巧匠王其昌王质君父子和葛介祐三位石匠,参照原物重新塑造后的修复作品。

王其昌家的王兴记石作位于东大街,在周家祠堂的贞节牌坊以东大约20米。单开间朝北开门,中间是门面房也是工场,东西两边是住房,南临练祁河,河边有一座大水桥,河对面是集仙宫。住房和河之间有一片很大的场地,用来堆放大小各种石材。小作坊由王其昌和儿子王质君两人经营,既不雇伙计,也不收学徒,一点也不显眼。可是父子俩的石刻砖雕手艺甚是高超,解放初期除了修复孔庙前的72只石狮子外,父子俩还曾采用阴

阳雕刻工艺,修建县烈士陵园的石碑。家乡很多古石桥的修缮中,都有他们的辛劳与智慧。上世纪二十年代,王其昌还带领一帮嘉定石匠参与了中山陵的建造工程。

王其昌是我外婆的堂弟,辈份上我得叫他一声舅公,叫王质君三舅(排行老三)。他们的故居原在东门里城河西,清泾塘北的王宅,后来他们开办的王兴记石作,选址在练祁河边的东大街上,因为练祁河上水运大水桥是解决笨重的原材料和石器成品进出的关键。虽然他们平时居住在店面所在的大街上,可是搬到了新居,他们却不忘故里。为了方便老宅附近的乡里,专门为大家制作了石臼和石磨,供大家免费使用。那时候一般人家平时吃的都是麦粞饭,这麦粞就是用元麦在石臼中冲去表皮,然后在石磨中磨成的粗麦粉。石磨的定期维修保养,王家也全包了,周围邻里对王其昌家都怀有一份

感激之情。

王其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次修桥时坠河摔成重伤,去世较早。前几年传闻王质君还健在。最近返乡,我专门到几个养老院寻访了一番,功夫不负有心人,被我在一家福利院找到了。95岁高龄的王质君耳聪目明,记忆正常,满头黑发。令人惊讶的是,儿时和表哥一起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缠着他讲故事的往事,他居然还清楚记得。我向他咨询了几个问题他也一一作答。问:“当初孔庙前的石狮子是怎么修复的”?答:“破损的都要重新凿一个。”问:“和你一起修的还有谁”?答:“我的父亲王其昌和东门外葛介祐石匠。”问:“仰高牌坊外的大石狮子一只脚断了,为什么不修一下”?答:“当时没有大石狮子的。”

时过境迁,我们依然要感谢他们——那些为后人留下了珍贵文化遗产的普通匠人。

深秋

英子

是你吗?
擎一颗露珠 献给我
你说那是心上的珍宝
孕育了几个季节
才能够熠熠生辉
扑入胸怀

是你吗?
举一株丹桂 送给我
你说那是天上的花神
衣袂上抖落的香氛
从长空飘荡而下
侵入脑海

是你吗?
采一把稻穗 赠给我
你说那是祝福的深情
粒粒都是祝福
岁月悠长
愿你每天
都有收获

是你吗?
拘一抹星光 捧给我
你说那是秋的眼眸
阅尽世间冷暖
但无论如何也看不够的
还是那群归雁
飞越万水千山
飞去你的方向

旅途见闻

邂逅惜字亭

陈文华

偏远的深山里,可以想见,当时惜字如金的思维已深植民间,已进入到千家万户。人不得食则饥,故谷食当惜;人不识字则暗,故字纸当惜。古人将字纸提高到与粮食相当的地位,爱惜字纸如同爱惜粮食,成了和吃饭穿衣一样习以为常的做法。这使我忽然想起了康熙年间的嘉定籍进士许自俊的轶事。

嘉定的不少地方史籍中都记载了“许子位以前生捡字得中高科”的传说。说是崇禎癸酉年间,嘉定人许自俊应试金陵期间,梦见自己是僧人,考试的号房前放了一只竹筐、一支竹夹,旁边还有人告诉他,你的前身是天界寺专门拾字的和尚,现在将得到善报。于是就在这一年,已七十岁的许自俊中举了,后来又又在康熙年间中了进士。80岁时他成为山西闻喜县知县,后来因为写了一篇《盐丁折税详情豁免》,详陈盐丁制的弊病、请求朝廷豁免百姓负担而名垂青史。

县志还记载了不少许自俊刻苦学习的细节,他的科场及第当然不是靠传说,然而他梦见自己是拾字僧而得到善报的故事也很难说是空穴来风。人类至今没有彻底参透梦的原理,许自俊做的这个梦可能与古人笃信的

“善恶感应,因果相报”不无关系。宋朝名臣韩琦说过:“作践五谷,非有奇祸,必有奇穷;爱惜字纸,若不显荣,亦当延寿”,大历史学家司马光的铭词中也提到,“粒米必惜,致富之源也;只字必惜,致贵之源也”,这两位都是一代名人,都将惜字惜谷与因果相报联系起来,由此及彼,明清时惜字之风比北宋更甚,许自俊的这个梦也算是“知之深、信之笃、行之实”了。

与古人的惜食惜纸相比,现代人应当要反思了。记得小时候,父母也常教育我们要爱惜粮食,要厉行节约不能浪费,乡下的老人们甚至吓唬小孩,饭碗里的米粒若吃干净,长大后会变成一脸大麻子,浪费粮食要遭天打雷劈。我还记得我的奶奶极珍惜粮食,落在地上的米粒是要捡起吃掉的,而我们怕变成麻子丑八怪,每顿都会努力吃光。那个时候没有冰箱,也没有剩菜致癌一说,剩下的饭菜留在下顿再吃,过年时剩菜多,就反复炖反复吃,实在变质了不宜食用了,还有饲养的牲畜等着,总之决不能浪费。然而不知几时起,节约这个词仿佛被人从字典中抠掉了,富起来的人们热衷于赶时髦,拉动内需,衣服一定要时尚,过时的不穿;手机要顶配,一两年肯定得换,最

好是苹果;剩饭剩菜大量倒掉,这在许多食堂饭店已见怪不怪;至于敬惜字纸,恐怕大多数人闻所未闻,遑论敬畏。我曾亲眼目睹,在一些单位的传达室和办公室,大堆的报纸杂志还没翻开已扔进了垃圾堆,许多雪白的A4纸,只打印了一面就弃之如草芥。前一阵陪朋友去银行打印数年的流水,打完才发现墨迹太淡,银行人员马上重新打,前面厚厚的只打了一面的一叠纸,飞快地进了碎纸机……

世间字纸藏经同,见者须当付火中,或置长流清静处,自然福祿永无穷。

将“惜字”与“福祿”接轨,古人的心态今人恐怕难以理解了,然而古人敬惜字纸的习俗,折射的实质是古人对文化的敬畏,对大自然的敬畏,他们以这种独具匠心的方式营造出整个华夏族群爱书惜书的氛围,让子孙后代珍惜读书写字的难得,进而敬重文化,传承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敬惜字纸,珍惜与敬畏大自然赋予的一切资源与馈赠,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丰厚的精神遗产,理应保存并延续下去,而惜字亭的留存,亦将赋予世人更多不期而至的邂逅、更深远的抚今思古之幽情。